

新曲苑

- 第七種 三家村老曲談  
第八種 少室山房曲考  
第九種 堯山堂曲紀  
第十種 周氏曲品  
第十一種 梅花草堂曲談  
第十二種 客座曲語  
第十三種 程氏曲藻  
第十四種 九宮譜定總論  
第十五種 大霞曲語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 三家村老曲談

新曲苑第七種

明常熟徐復祚撰

或問琵琶曰。高明則誠者。溫之永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乙酉榜。授處州錄事。調浙江閩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聘置幕下。不行。旅寓明州。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之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即棄其妻。而贅手不花太師家。則誠惡之。故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琵琶者。取其頭上四王爲王四云爾。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託名也。高皇帝微時。嘗奇此傳。及登極。召則誠。以疾辭。使

者以傳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不可無。此傳乃珍鏤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也。及卒。陸德暘以詩弔之曰。亂離遭世變。出處嘆才難。墜地文將喪。憂天寢不安。名題前進士。爵署舊郎官。一代儒林傳。真堪入史刊。又陶南村說郛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繇。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後蔡仕至節度副使。牛同蔡同趙同。而牛能卑順又同。南村又與東嘉同時。會稽溫州又同省。則琵琶之作。必是爲繇。王四云云。以其有四王而揣摩之也。要之。傳奇皆是寓言。未  
有無所爲者。正不必求其人與事以實之也。卽今琵琶之傳。豈傳其事與人哉。傳其詞耳。詞如慶壽之錦

堂月。賞月之本序。剪髮之香羅帶。吃糠之孝順兒。寫真之三仙橋。看真之太師引。賜燕之山花子。成親之畫眉序。富豔則春花馥郁。目眩神驚。淒楚則嘯月孤猿。腸摧肝裂。高華則太華峯頭。晴霞結綺。變幻則蜃樓海市。頃刻萬態。他如四朝元。雁魚錦。二郎神等折。委婉篤至。信口說出。略無扭捏。文章至此。真如九天咳唾。非食烟火人所能辦矣。然白璧微瑕。豈能盡掩。尋宮數調。東嘉已自拈出。無庸再議。但詩有詩韻。曲有曲韻。詩韻則沈隱侯之四聲。自唐至今。學人韻士。兢兢守如三尺。罔敢踰越。曲韻則周德清之中原音韻。元人無不宗之。曲之不可用詩韻。亦猶詩之不敢用曲韻也。假如今有詩人於此。取上平十三元一韻。以元軒冕等字與先韻叶。以昆溫門孫等字與真韻

叶。以煩懣潘藩等字與寒刪二韻叶。不幾咲破人口乎。何至于曲而獨可通融假借也。且不用韻。又奚難作焉。今以東嘉瑞鶴仙一闋言之。首句火字。又下和字。歌麻韻也。中間馬化下。三字家麻韻也。日字齊微韻也。旨字支思韻也。也字車遮韻也。一闋通止八句。而用五韻。假如今人作一律詩。而用此五韻。成何格律乎。吟咀在口。堪聽乎。不堪聽乎。通本不出韻乎。寂寂不可多得。飛絮沾衣外。簾幕風柔。止出一韻。末句

謀字

緣成陰玳筵開處。思量那日。四五套而已矣。若

其使事。大有謬處。叨叨令末句云。好一似小秦王三跳澗。鮑老催句。畫堂中富貴如金谷。不應伯喈時已有唐文皇石季倫也。賞荷出內燒夜香末句云。卷起簾兒明月正上。明明是夜景矣。何以下梁序州云。畫

長人靜好清閑。忽被棋聲驚晝眠。又第四闋內。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蟬聲不應與螢火並出。或人曲護其短。乃曰。此通一日而言。此大不通之論。一日之間。自有定序。從早而午。從午而暮。未有早而倏暮。暮又午也。或又以賞荷賞月俱非東嘉作。乃朱教諭增入。朱教諭。吾不知其人。賞荷之出其手有之。賞荷之楚天過雨。雄奇豔麗。千古傑作。非東嘉誰能辦此。埽松而後。粗鄙不足觀。豈強弩之末力耶。抑真朱教諭所補耶。真狗尾矣。內有伯喈奔喪。朝元令四闋。調頗叶。吳江沈先生已辨其非矣。故余以爲東嘉之作。斷斷自埽松折止。後俱不似其筆。王弇州一代宗匠。文章之無定品者。經其品題。便可折衷。然於詞曲不甚當行。其論琵琶也。曰。則誠所以冠絕諸劇。



者。不惟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了無捏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諧。不當執末以議本也。夫作曲先要明腔。後要識譜。切記忌有傷于音律。此丹丘先生之言也。腔調未諧。音律何在。若謂不當執末以議本。則將抹殺譜板。全取詞華而已乎。

拜月

何元朗

良俊

謂施君美拜月亭勝于琵琶。未為無見。

拜月亭宮調極明。平仄極叶。自始至終。無一板一折。非當行本色語。此非深于是道者。不能解也。弇州乃以無大學問為一短。不知聲律家正不取于弘詞博學也。又以無風情。無裨風教。為一二短。不知拜月風情。本自不乏。而風教當就道學先生講求。不當責之騷



荆釵

香囊

龍泉  
五倫

柳仙

人墨士也。用修之錦心繡腸。果不如白沙鳶飛魚躍乎。又以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爲三短。不知酒以合歡。歌演以佐酒。必墮淚以爲佳。將薤歌蒿里。盡侑觴具乎。

琵琶拜月而下。荆釵以情節關目勝。然純是倭巷俚語。粗鄙之極。而用韻却嚴。本色當行。時離時合。

香囊以詩語作曲。處處如煙花風柳。如花邊柳邊。黃昏古驛。殘星破暝。紅入仙桃等大套。麗語藻句。刺眼奪魄。然愈藻麗愈遠本色。

龍泉記。五倫全備。純是措大書袋子語。陳腐臭爛。令人嘔穢。一蟹不如一蟹矣。

此後作者輩起。坊刻充棟。而佳者絕無。

徐髯仙霖柳仙記。事見幽怪錄。詞亦古質。然寂寥疏

淺斤兩不足。谷子敬先已有度城南柳。不堪並觀。

李伯華開先林冲寶劍記。按龍泉關亦好。餘只平平。

韓信登壇記。即千金記。本元金志甫追韓信來。今似

追點將全用之。

鄭虛舟若庸余見其所作玉玦記手筆。凡用僻事。往

往自為拈出。今在其從姪學訓繼學處。此記極為今

學士所賞。佳句故自不乏。如翠被擁雞聲。梨花月痕

冷等。堪與香囊伯仲。賞荷看潮二大套。亦佳。獨其好

填塞故事。未免開釘釘之門。闢堆垛之境。不復知詞

中本色為何物。是虛舟實為之濫觴矣。乃其用韻未

嘗不守德清之約。虛舟尚有四節記。不足觀已。

張伯起先生。余內子世父也。所作傳奇。有紅拂竊符。

虎符。屢屢灌園。祝髮。諸種。而紅拂最先。本虬髯客傳

寶劍

千金

玉玦

紅拂

而作。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鏡一段。遂成兩家門。頭腦太多。佳曲甚多。骨肉勻稱。但用吳音。先天簾纖。隨口亂押。開閉罔辨。不復知有周韻矣。最可笑者。弇州先生之許紅拂也。曰。紅拂有一佳句。曰。愛他風雪耐他寒。不知其爲朱希真詞也。云云。余一日過伯起齋中。談次問此句用在何處。覓之不得。伯起笑曰。王大自看朱希真紅拂耳。似未嘗看張伯起紅拂也。相與一笑。近見方刻李卓吾批點紅拂。大要謂紅拂一婦人耳。而能物色英雄于塵埃中。是贊虬髯傳中紅拂耳。亦未嘗贊張伯起紅拂也。知音之難如此。此外灌園亦俊潔。竊符亦豪邁。餘不甚行。

自此吳江顧大典有義乳。青衫。葛衣等記。皆起流派。操吳音以亂押者。清俊峭拔處。各自有可觀。不必求

其本色也。

梅禹金宣城人。作爲玉合記。士林爭購之。紙爲之貴。曾寄余。余讀之。不解也。傳奇之體。要在使田峻紅女聞之。而趨然喜。悚然懼。若徒逞其博洽。使聞者不解。爲何語。何異對驢而彈琴乎。昔翟資政巽。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有庖者。藝頗精。翟每向同官稱之。後稍懈。衆以嘲翟。翟呼使數之曰。汝以刀七微能。數見稱賞。而敢踈嫚若此。使衆人以責膳夫之罪。還責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作何語。余謂若歌玉合于筵前臺畔。無論田峻紅女。卽學士大。夫。能解作何語者。幾人哉。徐彥伯爲文。以鳳閣爲鷗門。龍門爲虬戶。當時號澀體。樊宗師絳州記。至不可句讀。文章且不可澀。况樂府出于優伶之口。入于當

筵之耳。不遑使反。何暇思維。而可澀乎哉。濫觴于虛舟。決堤于禹金。至近日之筌篋。而滔滔極矣。禹金旋亦自悔。作長命縷。自謂調歸宮矣。韻諧音矣。意不必使老媪都解。而亦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余尤以爲未盡然也。玉合記榴花泣第二闕內。有句云。離腸棖觸斷無此。自音云。棖音橙。不知所出。亦不能解。一日。觀山谷詩云。莫若囂號驚四鄰。推床破面棖觸人。然後知棖當作振。從手。不從木。音撐。棖觸見涅盤經。山谷用之詩。已自僻澀。禹金乃用之作曲。然則二三藐二三菩提。盡曲料耶。此體最易驚俗眼。亦最壞曲體。必不可學。

題紅。王伯良。

德驥

作伯良。屠長卿之友。長卿深許可

之。謂事固奇矣。詞亦斐然。今觀其詞。使事嚮于禹金。

風格不及伯起。其在季孟之間乎。獨其結構如搏沙。開闔照應。了無線索。每于緊處散緩。是又大不如伯起者也。至其自序題紅。則曰。周德清中原音韻。元人用之甚嚴。自拜月伯喈始決其藩。傳中惟齊微之于支思。先天之于寒山桓歡。沿習已久。聊復通用。庚青之于真文。廉先之于先天。間借一二字偶用。他韻不敢混用一字。至北調諸曲。不敢借用。以北體更嚴。存古典刑也。夫琵琶出韻。是誠有之。拜月何嘗出韻。且二傳佳處不學。獨學其出韻。此何說也。若曰嚴于北而寬于南。尤屬可笑。曲有南北韻。亦有南北乎。袁西野有一清江引。專諳不用韻作曲者云。沈約近來憔悴損。打不開糊塗陣。五言一小詞。四句押三韻。提來到口邊頭煞力子刃。

琴心

南連環  
南西廂

四景

明珠

雙珠  
分鞋

浣紗

邑人孫梅錫柚作琴心記亦有纖句。

王雨舟改北王允連環記為南佳。李日華改北西廂為南不佳。然其四景記亦可觀。陸天池亦有南西廂亦不佳。明珠却絕有麗句。聞非一手所成。乃兄給事粲亦助之。當不謬。其聲價當在玉玦上。

沈涅川雙珠分鞋小兒號嘍。

梁伯龍

辰魚

作浣沙記。無論其關目散緩。無骨無筋。

全無收攝。即其詞亦出口便俗。一過後便不耐再咀。然其所長亦自有在。不用春秋以後事。不裝八寶。不多出韻。平仄甚諧。宮調不失。亦近來詞家所難。獨一最可笑而人不知。吳越之在當時。稱王久矣。王則車馬服御。位號稱呼。儼然一天子矣。故有郊臺。有柴望。夫差勾踐亦偃然不復知有周天王矣。而胥豁種蠡。



稱曰主公。何也。孟子在梁稱惠王曰。王好戰。不聞主  
公。惠王也。在齊稱宣王曰。今王發政施仁。不聞主公  
宣王也。此何異二家村童子。不知厥父稱呼。而曰我  
家老子也。陋甚矣。

沈環著作

沈光祿環著作極富。有雙魚埋劍。金錢鴛被。義俠。紅  
藻等十數種。無不當行。紅藻詞極贍。才極富。然于本  
色不能不讓他作。蓋先生嚴于法。紅藻時時為法所  
拘。遂不復條暢。然自是詞家宗匠。不可輕議。至其所  
著南曲全譜。唱曲當知。訂世人沿襲之非。劇俗師扭  
捏之腔。令作曲者知所向往。皎然詞林指南車也。我  
輩循之以為式。庶幾可不失墜耳。

曇花  
彩毫

曇花。彩毫。屠長卿隆先生筆。肥腸滿腦。莽莽滔滔。有  
資深逢源之趣。無捉衿露肘之失。然又不得以濃鹽

赤醬訾之。惜未守沈先生三章耳。

玉茗堂四傳。臨川湯若士

顯祖

先生作也。其南柯郎

鄂二傳。本若臧晉叔

懋循

先生所作。元人彈詞來。晉

叔既以彈詞造其端。復為改正四傳。以訂其訛。若士

忠臣哉。晉叔最愛余諸傳。逢人便說。且託友人相邀

過彼。而余貧老。不能往。未幾。而晉叔物化。負此知己。

痛哉。晉叔不聞有所構撰。然其刻元人刻雜劇。多至

百種。一一手自刪定。功亦不在沈先生下矣。

近日袁晉作為西樓記。調唇弄舌。驟聽之。亦堪解頤。

一過而嚼然矣。音韻宮商。當行本色。了不知為何物

矣。

彩霞出一優師所作。曲雖俚。然間架步驟。亦自可觀。

較之西樓。雖為彼善。此外非復知矣。